■责任编辑：邱波 ■版面设计：元之瞳 ■责任校对：张君梅 ■编辑邮箱：519393901@qq.com ■联系电话：13034771195 5160311

鸟拉特快讯

响 沙
XIANG SHA

2019 年 8 月 6 日 星期二 3 版

话敖包梁古长城

梁山

蜿蜒于中华大地的万里长城，以其无比宏伟的雄姿闻名于世，说起长城，可能人们就会想到八达岭和山海关的长城吧，然而，我的家乡敖包梁也有一段长城遗址，虽然它没有八达岭的雄姿，也没有山海关的气势，可在我的心中地却是一种骄傲和自豪，我曾无数次地为到访的朋友们义务导游。

今年是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各地的纪念活动丰富多彩。盛夏时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风水梁镇邀请旗文联诗词学会一行开展《风生水起 70 年》走基层采风活动，我有幸随行并再次成为大家的义务导游。

一上午，我带着采风队员上山巅、下煤田、走农户、访庄园。时近中午，我们一行登上位于敖包梁村的春秋战国长城遗址，站在自治区政府立的＂长城遗址＂碑前，我向随行的文友们讲述了我所了解的这段长城的历史知识：长城，是个古老而沉重的话题，其中的故事讲不完，道不尽。

出现在眼前这条笔直的黄土坨梁在两边绿油油的庄稼映衬下伸向远方，小时候我常听祖辈讲那是城墙坨梁，长大后随着阅历的增长从相关的史料中得知，我们村的这条城墙西起甘肃岷县，东至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黄河边，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之一。它，有着 2600 多年的历史，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

最早记载这段长城的文献是战国后期左丘明所注的《左传》和北魏郦道元著述的《水经注》。《左传》中借公四年（公元前 657 年）载：＂楚国方城以为城＂。而《水经注》中是这样记载的：＂叶东界有故城，始攀县，东至沁水达滹阳，南北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

而《伊克昭盟志》载：秦昭王 46 年（公元前 261 年），秦国据有今鄂尔多斯南部边沿地区，筑长城以拒胡。这条长城起自甘肃岷县，中经临洮、固原、陕西靖边，由神木县北窟野河侧旁进入伊克昭盟境，东端至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的黄河边。

又据《文物与考古》杂志 1980 年第一期发表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教授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一文，对鄂尔多斯地区古长城遗存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据史念海教授考察得出的结论说：＂乃是循窟野河北，由東会川西岸至伊旗纳林塔附近，北向趋铎尖公社（由于撒乡并镇今黄天梅图镇）再至脑包梁，（敖包梁）然后折而东行至暖水乡樊家梁、巴龙梁、神树沟、向北至坝梁到十二连城的黄河畔＂。

后来由于机缘巧合，我又结识了时任鄂尔多斯市副市长的安源，安市长虽身居要职，却平易近人，又是本土人士（准格尔旗暖水镇人），曾在伊盟师范等院校执教 30 余年，著书立说，可谓桃李满天下。后奔教从政，人们尊称他＂平民市长＂和＂学者市长＂。于是我就相关长城话题向安市长请教，他告诉我曾有一段时间也对家乡的这条长城做过考究，他说：史念海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具有权威学说的考古学家，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步行分段考察过这条长城，当时他还在上大学阶段。他对史念海教授为史学界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随后，安市长赠送我一部他写的《鄂尔多斯文化之旅》专著，其中有标题为：秦塞古长城，万里与云平的章节，详实地记载了这段长城的路经。比如他在书中提到一些细节：史念海先生的重要发现是我家乡的一大盛事，但仓促之际加方言的隔阂，标注的地名难免有误，如范家渠、脑包梁、神树沟等一些村名不够准确。我做为畯水之子有责任补正教授的缺失，但我在梦中又岂能想到这条土石混合的圪梁竟是战国时代的长城！通过阅读安市长的这部专著，加深了我对鄂尔多斯文化的了解，也让我对这段长城的认识更加深入了。

近年来，国务院为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在该段长城上立碑警示，并在石碑的背面刻有碑文，文中更加明确此段长城为春秋战国时期秦昭襄王为抵御义渠王所筑。传说中的义渠王相当凶残，带兵打仗若无粮食可征，便食俘虏肉充饥。而历史上的义渠王国真实的存在了 800 余年，经考证他当时建国都在今甘肃省庆阳地区。

其实，在我国众多的古长城中，如嘉峪关、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这些地方的长城是明朝所修筑的，比起这条春秋战国长城算是最年轻的了。

今天，我们站在这段带有历史印记的长城上，回望二千多年前，仿佛听到戍边将士的喊杀声与战马的嘶鸣声，仿佛看到腥风血雨生离死别的场景和齐国孟姜女寻夫无助的眼神，仿佛在倾听她伤心地讲述那催人泪下的故事……慨叹之余，也被古代劳动人民在封建帝王专制下创造的奇迹震撼！

它，不是黄土堆筑的城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更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最美好的课题。那天中午也让随行的采风队员们感受了一回＂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大美意境。

长城，是中国的一个象征；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长城也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缩写。我常常站在亘古的城墙之上，任由心灵经受一次次的洗礼。

敖包梁家乡的长城，我们为你骄傲！

故乡情缘

王爱民

凡我走过的地方，都称之为故乡或者家乡，故乡的土地上有我成长的痕迹，无论是风霜雪雨，还是阳光雨露，都是我人生宝贵的财富，我感恩抚育我的每一块土地，感恩伴随我行走的人——题记

这年，我又搬窝了。初见德胜营子学校异样惊喜，整齐的教室明亮宽敞，全新的木头桌椅板凳，头一回坐在这么体面的教室里读书，倍感幸福。

德胜营子学校的校风特别好，校园里课间非常热闹，一片欢声笑语。短暂的十分钟，大年级学生带领低年级学生玩儿丢手绢儿，找朋友，有的老师也加入其中，看哇！坐着一大圈，站着一大圈，一遍又一遍，一圈又一圈，咋玩儿也玩儿不腻。其他还有踢毽子，跳大绳的都有，喜欢什么玩儿什么。叮叮当当的铃声一响，不管是上课下课，学生如一窝蜜蜂，涌出涌进在教室门口。

学校设有图书馆，提供些课外知识，图书馆地方不大，书架上也没多少书，喜欢读书的学生通常是打个借条就有书看，借时包块牛皮纸，还书时完好无损。受大哥的影响，我从二年级下半学期开始读课外书，认不得的字问哥哥们，或者瞎诌，父亲说我纯属是囫囵吞枣了。

学校每周出黑板报，学习优秀的，做好人好事的，拾金不昧的和学校大小事的通知都在上面，黑板报由大年级学生负责刊登，老师做指导，内容则由老师编写。这块文化宣传阵地很重要，犹如一面大镜子，每个学生每天都会去打个照面，受点启发和教育，特别是毛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大字端正地写在最上面，红、蓝、白粉笔描画地非常耀眼，雷锋的素描画像在黑板的一侧。毛主席题词和雷锋素描画每周是固定的，但是，其它内容每周必须得更新。

学校过六一儿童节更是丰富多彩，开展好多运动，二百至五百米赛跑，篮球、跳远、翻杠、拔河等比赛。大年级的同学还表演一些自创的文艺节目，总之我们过六一儿童节比过大年还高兴。比赛就数拔河红火了，只要一声哨响，学生们紧紧抓着绳子，两腮蹬地咬紧牙关，眼睛时刻盯着对方，使出吃奶力气，助威的学生也使出全身力气呐喊，一二三加油！加油！输了的对方就惨了，往往是一摆一大堆。

给我带过课的老师还分明记得，杨家良、雀三杰、韩桂莲、胡淑琴、樊玉珍、张世杰等老师，分别带算数、语文、大开、珠算、唱歌、画画、体育等。我所学的那点儿文化知识，主要是在德胜营子学校读二三四年级尊定的基础，那还是在文革之前吧，算踏踏实实学了些文字，这些都拜老师全心全意的付出所赐。在读书时期，我的潜意识里没怕过老师，大概是因为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邻居加老师的缘故吧！

上三四年级，韩桂莲老师带语文兼班主任，学生们都爱上她的课。韩老师约摸二十一二岁，清丽文秀，眼珠子黑漆漆的，讲课声音清脆.动听.甜美。上她的课从来不瞌睡。记得班上有个最调皮的学生，大名除了老师喊再没人喊了，学生通常是喊他的绰号"三捣蛋"都喊顺溜了。每次轮他值日时，本来炕洼的土地面就已经不方便了，他还故意在女生桌底下的土坨卜里倒满水，经常会把书本掉进去，惹恼了女生！有一回，趁他刚值完日，我们七八个女生围上去把他面朝下摁倒在水坨卜，开始一顿有预谋的教训。有骑腿上的，有骑腰部的，拳头使劲地捶他！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压在底下的三捣蛋可劲的求饶。看稀奇的同学熙熙攘攘的，趁空隙还踢他一脚，叽声.笑声混作一团，就连上课铃声都没听见，直到老师进教室我们才乖乖的放人。一节课里，学生大都被三捣蛋那张花脸所吸引。时过十三年后的一天，我在家中洗衣服，突然推门进来一个人，他立在门槛边，侧身靠着门槛，双手交叉胸前，一副寡色笑脸。我当时有些害怕，是不遇上坏人了堵在个门口，急忙站起来，怀里抱着搓板，我这架势想必他看出来了。你——认不得我了？我瞪着眼睛摇着头，你好好瞅瞅我是谁？情急之下，自己给自己社了回胆，拼命地在记忆里搜寻着，几秒后，"三捣蛋"！我脱口而出。虽然面前站着的人是仪表端正衣冠齐楚，我还是认出了旧日的邋遢鬼。说话中得知他在附近做活，走了十来里路看我，真的好稀罕！并乐滋滋的告诉我他有儿子了。看着他那高兴劲儿，我十分羡慕，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三捣蛋居然当爸爸了！说到打他那事儿，他咧咧嘴哈哈一笑，我那时就开了一窍害人！

儿时的恶作剧，想起来竟然是最开心的……

在这里有过读书的乐趣，更有玩耍的快乐。半天读书，半天在大自然里，傻傻的，像一片自由的云朵，又像长在阴暗旮旯的一颗小草。说没足过世面把，一天里海阔天空，地里长什么东西全都认识，天上飞的鸟，地下养的畜类以及那些飞虫。可是，有天跑来一个怪物，大人们说是解放牌汽车，刺耳的滴滴声立刻就把我们一群学生娃娃招引来，奇怪地看着这个叫汽车的玩意儿，车斗.轮胎.驾驶室，就连司机都没放过，看了个乘兴。忽地一声吼，滴！滴滴！这东西要走了，吓了我们一大跳，心里砰砰乱跳，等我们回过味儿来，已经一溜烟跑出几百米了，之后，我们如着了魔似的撒开脚丫子追汽车，咋追也追不上，越追越远，跑的腿肚子抽筋，肠管痉挛，不远不近有个瘫在地上喘气的，直到汽车跑的没影了才罢休。一节课是耽误了，就等着挨训把！第一次目睹汽车，哈哈哈！

上午上学，下午我们得做营生，给猪打食，出去掏苦菜。周边的苦菜可多了，我们每天是一样的程序，出门首先是大渠里的客，玩儿够了打水仗，狗刨刨，滑出溜等项目。玩儿滑出溜最感兴趣，几个人齐心合力双手捧着水往渠坝撒，然后迅速跑渠坝上面，就像猴子捞月一个抱着一个往下出溜，出溜声伴着快乐的笑声，东歪西倒的短不了呛口渠水。玩儿水时脱的精光，如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小青蛙，跳哇，跑哇，泼水啊！憋的处处水花四溅。玩儿水饿的也快，然后就开始抓鱼烧着吃，烧鱼把我们吃成油子了，哪儿有鱼都能看出来，早早的在家里偷好洋火，捡上些干柴点着了，把鱼的肠肚子挖掉，从嘴里串根细棍子拿手里放火上烤，烤的皮焦里嫩可香了，可好吃了。德胜营子这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叫成个水坨卜就有鱼。很多年后思谋起那鱼来曾问过母亲，母亲说，有水就有鱼，还有河水年年出岸，河里面的鱼就跑出外面了。母亲说得很郑重，我还是半信半疑的。我们玩儿够了，吃好了，精神头十足去掏苦菜，满满塞上一筐箩苦菜，上面用铲铲住中间一插，牢牢的固定住，足有一尺五高，两个人抬上头顶，全凭脖颈吃力，脑袋撑着，一路回家，头皮都发麻了……

那是六三年到六六年我在德胜营子渡过的一段金色童年。